**《君无戏言》之账本与头颅**

**摘要：我看最高领袖召开 “营商环境推介会”。场上灯光明亮，背景板上写着“护航发展”。我知道几家做生意的，忽然学会了沉默。昔日谈笑，今朝谨慎，话到嘴边，先用眼睛度量一下四周：是否安全。**

作者：张致君

编辑：何清风

“有人爱拿算盘当正义，拨得响，便以为天理也该进项；只是到最后，账上盈余，头上却少了几颗。”

城里风声异样。传说国用亏虚，像老屋梁上忽见裂缝，先召木匠，再召鼓手，鼓手负责把锣敲响，叫四邻围观：屋梁要救，人人出力。什么叫出力？就是有人递钉子，有人献肩膀，更精明些的，便把旁人家的门板拆了拿来加固。门板一拆，门后的人就站在风里，衣角被掀起，和贴在墙上的票据似的。

票据会说话：公平稳定。说得越多，越像旧年熟词，贴在每一出整顿的门框上。整顿总要有对象，于是有人开始清点：谁家账面干净，谁家账面油光；谁家最肥，谁家最不易叫喊。清点完毕，纸上画圈，圈里不写名字，只写“某某企业的某某人士”；圈外自然是掌声。掌声与圈，彼此成全。

自古清账与清人，常是一条路上的两口井：一口口沿宽，叫法；一口口沿窄，叫势。先让人低头去看法，看完便顺势跌入势。跌下去的人，不一定有罪，却一定有价，价目贴在另一张账上，名为“没收”。没收是好字，和失而复得一样；只是失的是人，得的是物。旁人若问：为何？答曰：历史有先例。说罢，便把厚厚一本史书翻到几页熟处，指给你看：某年“整风”，某年“公私合营”，某年“三反五反”，某年“运动”，每一页都很整齐，整齐得看不见血。血一旦溅上去，过几日也会被删去，字仍是黑，纸仍是白，只余几处皱折，像被谁攥过。

闲时茶楼有两位先生谈话。一位长衫，一位夹克。长衫沉吟道：“如今讲‘依法依规’，应不至于走老路。”夹克点头如捣葫芦：“自然，自然。”正点得欢，茶博士端来一碟花生，泛着油光，像刚抄完家的清单。夹克忽然压低声音：“只是你听没听说，某地有位‘领衔人物’，忽而‘轻生’。”长衫忙摆手：“嘘，茶楼墙薄。”墙果然薄，薄得能把人心的风声都漏出去。风声绕一圈，又从告示牌上吹回来：正在调查，切勿传谣。于是两位先生不再谈，埋头剥花生，花生壳落在桌上，凋零的如同两封无人敢收的信。

传言多处出，证据总在别处。别处往往是在程序那里。程序是个慈祥的长者，说话慢，步子稳；只是他站台时常背光，你只看见一个黑影，再听见几句熟词，便自觉安心。安心久了，胆子也就小了，眼睛也就近了，只看见脚下那条配合的线：照这线走，谁也不找你麻烦；偏离一步，便有温柔的手搭在你肩上，笑道：还是进去吧。

有一次，我看最高领袖召开 “营商环境推介会”。场上灯光明亮，背景板上写着“护航发展”。“护航”二字写得很宽，像两张手掌，掌心却并不柔软。主持人高声念：优化、升级、共赢、普惠。台下的掌声像潮，潮里却夹着沙。散会时，角落里一位穿西装的伙计悄悄把名片塞给参会的人，名片上印着“专项服务”。他们低声问他何谓专项。他眨眨眼：“你懂的。风向来了，先把帽子戴好；若帽子来不及戴，就把头低下。”要是问那头要低多久。他说看天色——天若阴，低久一点；天若晴，也不要抬太高。说罢，他抬手比划一个高度，刚及胸口。

我忽然想起旧时一条规矩：抬棺不过胸。便觉背脊微凉。

所谓“没收”，也讲究姿势。有的姿势是自愿，有的姿势是依法，还有一种姿势，名叫配合调查。被配合者常常在镜头前点头，说“相信组织、服从安排”，像扭开了机器人的开关。在场的人点头，屏外的人也点头；点头的海洋里，只有几个孩子抬着眼睛，不懂大人们在同意什么。孩子问我：“阿姨，什么是没收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你把心爱的玻璃球借给隔壁一阵子，后来他说那球本在他家祖谱上，写着‘公共’，你便把球留下也不是，还回也不是。”孩子点点头，又问：“那我以后还借吗？”我呐呐不能答，只得把他领到窗边，指着天说：“风在那儿，现在先别玩球。”

有人喜欢把“清欠”写在红纸上贴满街，用来“刮骨疗毒”。毒字可怖，人人避之不及；于是“疗”变得无限正当。只是疗得久了，骨便薄，薄到风一吹就嗦嗦响。响声被解释为“换骨”的征兆，便更要再刮几刀，好让大家听个明白。明白也好，疼也好，都是写进统计里的两列数据：一列叫“治理成效”，一列叫“个案处置”。至于那些空下来的椅子，桌上的相框，半页未签完的合同，统统被擦拭得干干净净，摆进展示柜，配上灯光，题名曰“警示”。灯光很亮，人影却淡，淡得像被水洗过三十遍的真相。

我想起旧年见闻。老会计做账一辈子，识得钱的冷暖。世上的钱有两种，一种走在账上，一种走在人身上。走在账上的，总要对得平衡；走在人身上的，多半没有凭据。我问他如今是哪一种多。他叹道：“如今钱走在说辞上。”说辞是软的，钱是硬的；硬物一旦被软物包住，便不再有响声。没有响声，便没有人看它走到哪里去了。等到要用的时候，便说“亏虚”。亏虚也好，是个正经病名；接下来就要配药。药名一个比一个雅：整顿、净化、规范、提质。吃药的人，常常不是生病的人；生病的人，反倒坐在桌前敲碗：再来一剂。

我知道几家做生意的，忽然学会了沉默。昔日谈笑，今朝谨慎，话到嘴边，先用眼睛度量一下四周：是否安全。安全这个词，在这些年里越长越大，几乎占满了门面。门面里的人把安全当拐杖，拄着走，走久了，忘了脚本可以用来自行。脚一旦忘了，就需要被带路；带路的人自有地图，地图上每一块空白都写着待开发。于是路越走越直，直到尽头，出现一道门：配合、承诺、共享、交割。门后还有门，门后的人皆笑，说欢迎回到大家庭。大家庭的饭菜热气腾腾，只是上桌之前先要缴纳。缴纳的名目多：心意、责任、政治、信任。名目越多，胃口越小；最后人人只剩一口汤，端着碗，谢恩。

生意人追问：为何屡见不鲜？我只好指给他看一条旧时的河。河边立着一块碑，上刻：某年公私合营。再往下游，是某年专项运动；再下游，是某年“严打”；再远些，是若干轮“整肃”。河从碑旁绕过，浑而不止。每到拐弯处，河水总要掀一层浪，把岸上的摊子打翻几个。摊主多半不懂水文，只会收拾残局，换地再摆。摆了几回，耳聪些的，学会了看天色；看久了，眼神便像旧镜，光亮里夹着裂纹。

开会的领袖下文说：“这都是谣言。”我笑而不答。谣言这物事，在历史上与真相常作邻居；隔着一道薄墙，墙薄到风可过。风若从谣间吹来，真相的烛火就摇；从真间吹去，谣言的尘土就飞。执烛的人于是愤怒，要把风抓住。风抓不住，便抓人。抓到的是衣角、影子、姓名、章程；抓不到的是那只捏在暗处的手：是谁在拨算盘？算盘打得正，事情便也正；打得响，事情便也响。只是算盘再会打，终究算不出一件事：人的胆寒。胆寒一来，市井无语，坊间失笑，灯火早早关门。关门之后，谁还敢为一纸契据去撑天？

我愿意给未来的事留一行字：做账要清，做事要清，做人更要清。只是“清”这个字，落在不同的手上，就有不同的温度。落在铁手上，叫清算；落在纸手上，叫清理；落在温手上，才是清明。清明远了，清算近了；近得像那张忽然递来的纸：配合。配合之后，门可开；再配合，窗可关。窗一关，屋里只剩一盏灯，灯下只照见账本。账本翻了一页又一页，页页有章，章章有痕。痕迹像鱼骨，卡在喉咙，咳不出，咽不下。

写到这里，想起街口的那家铺子。掌柜原先爱把算盘挂在门梁下，日头一晒，珠子透亮；如今算盘不见了，门梁却更低，低得进门要弯腰。弯腰久了，人会忘记直立。忘记直立的人，最合适和功绩合影。合影上人人端正，背景板写着：风清气正、法治保障、稳中向好。我也站在那合影里，学着把笑挂在嘴边。摄影师喊三声，我在第三声里听见一点细碎的回响，是旧年的木头被拧紧的呻吟。那声音极小，小到只够我自己听。听完，我不自觉地把头又低了一寸。

头低了，我就能从狗洞里钻出去。我也确实钻了出去，经年累月的，腰又直不起来。

我去寻医：可有良方治我的驼背？

寻来寻去就只得到两句话：第一把账本摊在阳光下，第二把帽子从人头上摘下来。

阳光能照见数目，帽子也许能保住人。

若还要第三句，便是：让人先安，国用自会慢慢安；切莫反过来，把“安”先写在账上，再去找人头去补缺。

但这些都由不得从狗洞里爬出来的人做主。我的驼背，又什么时候能治好？

